

## 香港大学梅堂文物价值评估报告

### 历史价值

梅堂是第三幢由香港大学（下称「港大」）直接管理的学生宿舍，<sup>1</sup>以第十五任香港总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八年在任）兼港大第二任校监梅含理爵士命名，于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启用。

第十四任香港总督（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二年在任）兼港大首任校监（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在任）卢嘉爵士认为，大学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培才育德同样重要；可透过强制学生在校方认可的书院／宿舍或在港大留宿，以及聘用良师，以达到此目标。

惟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创校之时，港大的学生宿舍尚未落成，故卢嘉爵士请求与港大理念相同、既热心支持教育又致力培育品德的本地宗教团体协助。英国海外传道会率先伸出援手，在般咸道设立学生宿舍，名为圣约翰堂，为同年开学的学生提供住宿。

一九一三年，首幢由港大直接管理的学生宿舍卢嘉堂启用。其后，港大在地势较高处兴建的仪礼堂和梅堂，便是以卢嘉堂为原型，三者风格相近。筹建工作获当时的工务司署协助，建筑费为港币十八万五千八百四十元。梅堂落成后，三幢宿舍形成犹如层层矗立的军营建筑群。

梅堂的设计与仪礼堂和卢嘉堂相似，可容纳约六十名学生，另设宿舍供一名英籍教授和一名华籍助理入住，以方便监督学生。二楼及三楼为学生房间；食堂、休息室、校工宿舍及浴室则设于地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卢嘉堂和仪礼堂曾被征用作临时医院，藉以支援玛丽医院，接替于战火中受损、设于港大本部大楼的临时医院。当时，大学职员和学生（特别是海外学生）大多住在梅堂。在日占时期，不少华籍医科生获准暂住梅堂，协助日军为市民进行霍乱、天花、伤寒的防疫注射。

---

<sup>1</sup> 首两幢学生宿舍为先后在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四年启用的卢嘉堂和仪礼堂。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时任港大校长史罗司博士（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在任）与各学院院长举行秘密教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向在日军攻打香港期间应考毕业试，且因战乱被迫停学的十四名医科生颁授战时学位。一九四二年元旦，学位颁授典礼在梅堂举行。梅堂于战事结束后进行复修，并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重开。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的豪雨下，仪礼堂和梅堂旁边的斜坡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需紧急疏散两幢宿舍的学生至卢嘉堂和其他宿舍暂住，以作全面维修。两幢宿舍东端的舍监宿舍均须清拆，港大亦趁此机会把卢嘉堂、仪礼堂及梅堂合并为一大型宿舍群，名为明原堂。新宿舍于一九六九年启用，由卢嘉翼、仪礼翼及梅翼组成，并以有盖楼梯连接，约可容纳二百名宿生。同年，港大取消自一九一二年创校以来强制留宿的规定，学生可自行选择是否留宿。明原堂宿生大多为修读医科和工程的学生，梅堂宿生则以本地华人为主。一九六九年起，女生亦可入住明原堂，房间位于梅翼东翼二楼和三楼。

为配合港大的发展政策，卢嘉翼于一九九二年拆卸，仪礼翼和梅翼亦恢复原名仪礼堂和梅堂。时至今日，梅堂大部分地方已改作办公室及演讲室等用途。

梅堂由本地建筑师楼甸尼、臣蓝及劫士设计。楼高三层，主要建材为红砖，采用荷兰式砌法。立面设计雅致，加入丰富的建筑元素，包括入口上方的弧形楣饰、粗面砖柱、多立克式柱头、窗沿、檐楣和栏杆。这种华丽精美的建筑特色常见于英国爱德华时期建筑。立面墙身还有中式陶制漏窗，与红砖墙对比鲜明。中式金字屋顶铺上双层瓦片，具本地特色。

### **建筑价值**

历年来梅堂虽有改动翻新，但屋内部分壁炉以及墙身和天花原有的细部装饰，例如饰线和檐口，基本仍保存完好。正立面的开放式游廊状况仍佳，尤以别具时代特色的图案地砖为然。

虽然梅堂曾屡次进行大型内部翻新工程，大幅改变内部设计，一些原有的特色如图案地砖和天花饰线，仍

### **保持原貌程度**

可保存。一九六六年，仪礼堂和梅堂东端因山泥倾泻遭受严重损毁而须拆卸，以混凝土扶壁作加固。尽管如此，建筑物外部大致保持原状。另外，地下的游廊为配合现有用途而局部围封，不过有需要时亦可回复原貌。

梅堂是港大校园其中一座最古老的建筑，亦是香港其中一座现存最早以西式为主，兼具中式建筑细节，专为学生提供住宿服务的学生宿舍，反映港大办学的抱负。

**罕有程度**

作为港大其中一座专为学生提供住宿服务而建，及历史最悠久的宿舍，梅堂在促进学生全人发展、孕育港大有名的舍堂文化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梅堂是校园内建筑元素极为丰富的历史建筑，一直是广为人知的地标，吸引访客到来欣赏。

**社会价值和地区价值**

梅堂连同位于港大的其他历史建筑物，如本部大楼、大学堂、孔庆荧楼、邓志昂楼、仪礼堂及冯平山楼（上述建筑的外部均为法定古迹），形成富浓厚学术氛围的建筑群组。周边的其他历史建筑物，如英皇书院（法定古迹）、西环滤水厂平房（一级历史建筑）、西区抽水站及滤水厂高级职员宿舍（二级历史建筑）等，亦能拼凑出本港的历史及社会文化发展。

**组合价值**